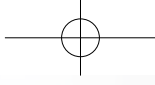


# 新竹文獻

六十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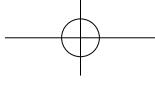




編輯報告

- 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 洪惟仁、許世融 7
- 竹東范彭喜妹女士——口述生命史 古少騏 39
- 清代陸豐客家渡臺的歷程 徐勝一、范明煥、韋煙灶 53  
——〈渡臺悲歌〉及〈渡臺帶路  
切結書〉的聯想
- 定居到分家：新竹湖口羅家 羅烈師 79  
初期宗族史研究（1770-1843）
- 臺灣河流地名之通名「溪」與「河」 韋煙灶 98  
在客、閩用法上的差異





# 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

洪惟仁、許世融\*\*

## 壹、前言

臺灣本土語言主要有漢語和南島語，南島語可以分成約二十種語言或數十種不相通的方言；漢語除華語為標準語外，又有閩南語和客語兩種不相通的語言，這兩個語言之下又各有幾種差異不小的方言。這些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如何？

桃園、新竹、苗栗四個市縣，簡稱「桃竹苗地區」，是臺灣客家話最集中的地區，但是語言相當豐富，分佈錯綜複雜。除了客語之外，這個地區有閩南語、賽夏語、泰雅語。方言也很豐富，客語有四縣腔、海陸腔、饒平腔、詔安腔；閩南語有老漳州腔、老安溪腔、同安腔、三邑腔、混合腔……。至於其分佈之實況如何，未有詳細的調查。

自小川尚義以來已經有幾種比較可靠的語言、族群分類，語言方言地圖有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附錄〈臺灣言語分布圖〉<sup>1</sup>、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中所附的〈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sup>2</sup>筆者根據自己的調查，參考前人的文獻，繪製了幾張漢語方言分佈圖，不過近年來隨著進一步深入調查及文獻的陸續發表，地圖內容也不斷在修正。<sup>3</sup>

本文的目的是根據本人近年來對新竹地區的語言調查，逐鄉逐村進行訪問調查，勾勒出上述各種方言與語言的分佈界線，並利用GIS地圖繪製軟體，繪製了〈新竹地區語言方言分佈圖〉。除了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做詳細的描述，並繪製語言分佈圖之外，並試圖從語言地理學、語言社會學、新竹地區開發史、民族遷徙的觀點對語言分佈之所以然進行解釋。

\* 本文由洪惟仁、許世融二人合撰，語言調查與地圖繪製及新竹市及南島語分佈之解釋由洪惟仁主撰，有關平埔族、漢族遷徙史部分由許世融主撰，黃卓權先生提出相當有價值的歷史解釋意見和修正意見。本文曾發表於2008年11月22-23日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研究所主辦的「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原題〈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經修改而成。修稿期間承蒙韋煙灶教授多方指教，謹此致謝。

\*\* 洪惟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許世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1 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日臺大辭典》（臺北：灣總督府，1907），附頁。

2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1935）。

3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 貳、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動機

戰後以來，有關臺灣語言地理學的調查，除了鄭錦全的家戶調查做得最精細之外，所有臺灣的語言地圖研究的精細度都只能達到鄉鎮層級以上，村里級以下的分佈情形不能完全反映出來，不免失之於太過粗略。太粗略自然不好，但太精細也不一定需要。本研究採取折衷的作法，把精細程度降低到村里以下的自然村，但不精細到家戶調查。因為我們的目的在於短時間內完成全臺灣的語言、方言的地理分佈圖的繪製，逐戶調查、GPS定位的方法需要極大的人力、資金、時間，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完成。衡量實際的情形，我們只能在這兩個極端中取得折衷，把精細度限制在村里層次，並採用GIS軟體ArcMap，及勤崑公司的村里級圖層，更準確地繪製本區的語言分佈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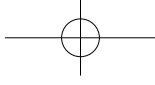
### 二、調查的方法與過程

小川尚義的〈臺灣言語分布圖〉可以說是第一張兼顧南島語、漢語方言分佈最詳細的地圖，筆者一向推崇備至，也是筆者最常參考的臺灣語言方言分佈圖，但對照筆者的調查，也發現與現況不符合的地方。最重要的問題是小川並未交代繪圖的資料來源，以及所使用的行政區域範圍，以致難以辨別其圖中位置的精確所在。為了解決精密度問題，本研究採取實地調查，並把作圖範圍縮小到村里。

#### (一) 重新調查的重要性

本研究所繪製的地圖都重新採取實地調查，其理由有幾個：

1. 如前所述，過去的語言方言分區地圖，所根據的行政區域只到街庄，不夠精細，本文希望把精細度提高到村里層次，因此必須重新調查。
2. 族群是會移動的，語言也會改變，方言會融合，因此語言或方言的分佈區隨時在變動，其實況如何不能不做實際的調查。即使我們信任小川尚義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地圖的精確性，這兩張地圖出版至今也已經一百多年或七十幾年，語言的地理分布不可能沒有改變，語言或方言不會沒有變化，語言的消長或變化所產生的屬性不能沒有修正。
3. 既然每一種調查研究都有限制，當我們能夠突破限制而進行更精細的研究時，對於前人研究的疏漏就可以做修正或補充。



4. 語言分佈史的重建是另一個課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的調查和李壬癸的研究對於南島語分佈的歷史做出傑出的貢獻；<sup>4</sup>我們從文獻與實地調查也發現日治時代末期對於原住民進行大規模的遷社。根據這些歷史的研究，我們也可以把原住民部落的地點及語言分佈區加以重畫。李壬癸的〈臺灣南島民族遷移圖〉<sup>5</sup>就是一種歷史重建的地圖，這種歷時的研究是今後臺灣語言地理學必須努力的方向。
5. 臺灣的方言調查其實已經相當精細了，但是過去的調查絕大多數都是傳統方言學的紀錄，傳統方言學主要的興趣在語言形式，對於與人文地理相關的方言分類與分佈，興趣不大。因此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只能提供本研究的參考，地理語言學所需要的資訊量相當龐大，必須重新調查。

## (二) 調查方法：實地下鄉、間接觀察

但是如前所述，由小川尚義的地圖以下，所有的臺灣語言或方言地圖精細的程度只到鄉鎮層級，我們希望把地圖的精密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精密度。基於人力、資金、時間的限制，我們不做全臺灣的語言普查。我們覺得要畫一張臺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圖，最好在10年內完成，調查的時間如果超過20年，語言分佈狀況可能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如果做得太精細，那麼整個臺灣的語言狀況可能要幾百年才做得完，過份精細的調查方法緩不濟急。

本研究採用「實地下鄉、間接觀察」的方法，即親自到各鄉鎮詢問鄉長、鄉民代表、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里長、村里幹事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經過這樣廣泛而嚴密訪查的結果，語言、方言分區的精細度基本上可以掌握。

不過關於閩南語的漳腔、泉腔，一般受訪者概念模糊，至於漳泉的次方言更幾乎是毫無所悉，這方面只有依靠更精密的方言調查與方言類型學研究，由我們親自鑑定，不能信賴受訪者。

文獻收集也是重要的工作，本研究最主要的參考是內政部所提供的人口統計以及原住民各族的統計資料。網路資源也是本論文重要的參考之一。各地鄉鎮公所的

4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1935）。

5 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9）。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遷移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繪製，2004）。

網站，尤其是原住民委員會官方網站提供相當準確的方言分類與分佈的資料，文史工作者的blog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都儘量搜集，但是無論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

### （三）語言方言的分類

本研究既然要把精細程度提高到村里以下的層次，那麼相應的，我們不但對於語言要有清楚的分類，也應該把方言做適當的分類。先把語言及方言的分類確定下來，才能繪製語言方言的分區地圖。

本文有關南島語的分類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客語的方言分類根據客委會及鍾榮富《臺灣客家話導論》的分類；<sup>6</sup>閩南語的方言分類，根據洪惟仁的研究的分析。<sup>7</sup>但在本文中只分為漳州腔和泉州腔，不做次方言的分類。

## 三、語言分區地圖的繪製

語言分佈區的畫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不好解決：（1）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難以顯示；（2）語言混雜的雜居區難以顯示；（3）語言轉換中的地區難以顯示。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和鍾榮富《臺灣客家話導論》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狀顯示分佈狀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不能解決其他問題。即使精密如最近鄭錦全在新竹縣新豐鄉逐戶進行語言使用調查，並以點狀顯示在航照圖上，可以解決第二個難題的一部分，但如為都會區，不同樓層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或一戶中有兩種以上語言的使用，語碼切換、語言混雜等現象，在地圖上都難以顯示。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狀繪製，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不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

至於第二個難題，本文附圖中儘量把雜居的情形呈現在地圖上，零星的存在用符號標示。但這個問題大部分屬於語言社會學的領域，本文也不期待完全解決。至於第三個難題屬於社會方言學的問題，在本文中不期待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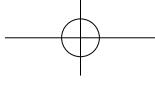
總之，本研究基於經費、人力、時效性以及語言分佈地圖先天的限制，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不是解決所有語言或方言使用的問題，而是盡語言地

6 鍾榮富，《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客家話導論》（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

7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洪惟仁，〈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臺灣語文研究》，第3期（2008），頁239-309。





理學的本份，盡最大的努力把語言分區圖做到最精細的極限。

#### 四、本文處理語種分佈的原則

關於語言地圖區的標示有幾點需要說明：

##### (一) 地圖標示的是傳統的、老年的、分佈區可以確定的語言或方言

在這個原則下，華語被看成是一種標準語或普通話（*lingua franca*），而不是佔有特定地盤的語言。現在整個臺灣都籠罩在華語的威脅下，華語強力向下擴張，深入社區、家庭，中北部各縣市的平均使用率都在一半左右或以上，在可見的將來華語可能取代本土語言的地位，成為臺灣實質上的本土語言，三、五十年以後臺灣的語言地圖必然完全變色。這些問題目前暫時歸入語言社會學的研究範疇，不在本研究所調查的範圍內。

##### (二) 地圖標示的語言或方言歸屬，以語言佔有率決定

地圖上標示的語言或方言歸屬，以語言佔有率60%以上為標區標準，地圖標示的顏色與分類表示其佔有率在60%以上；30%~60%標示為雜居區；不及30%以符號標示其存在；人口不及10%的語言或方言除傳統領域（如饒平客語、眷區、平埔族、福佬客），有特別標記外，不特別繪出分佈區。

##### (三) 原住民區以點符號及面符號同時標註

重要的原住民部落分佈零散、疏落，除繪出其分佈區號，又標記其所在位置。

#### 五、歷史學的解釋

語言地理學如果只做到繪製語言地圖，這樣的研究只達到Chomsky所謂「描寫的妥當性」，語言研究可貴的是對於調查成果進行解釋，也就是Chomsky所謂「解釋的妥當性」。筆者把所謂的「解釋」分為歷史的解釋與語言普遍性的解釋。對於語言地理學而言，歷史的解釋比語言普遍性的解釋來得更重要。

臺灣本來是南島語分佈區，南島語有二十多個語種，各有分佈區，但是三百多年前漢人開始大量遷入臺灣以來，侵奪原住民的土地，迫使西部平埔族向高山族分佈區的邊緣地帶遷徙，或沿北海岸南向宜蘭、花蓮遷徙，或沿南海岸東遷臺東、花蓮，或越過中央山脈遷往東部，或集中到埔里盆地，造成平埔族的大遷徙。至於所謂「高山族」的分佈區，因為清末以來的開山撫番政策，迫使「隘勇線」逐步內縮，造成原住民地盤萎縮。



關於原住民的遷徙，李壬癸的主要著作《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sup>8</sup>、《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sup>9</sup>、《臺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sup>10</sup>有詳細研究，本文有關這一部分主要根據李壬癸的研究成果。但歷史研究方面，主要參考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sup>11</sup>以及盛清沂、<sup>12</sup>施添福、<sup>13</sup>吳學明等的研究。<sup>14</sup>

自來臺灣最可靠的語言地圖應該算小川尚義在《臺日大辭典》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見【附圖1】），第二張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中所附的〈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見【附圖2】）。拿這兩張圖和我們今天調查結果繪製的地圖一比較，新竹地區百年來語言、方言地盤的變化一目了然。但是這兩張圖也可能有錯誤或不足之處，我們必須有歷史學的旁證，確認以下的事實：（1）日治以前的民族與方言分佈狀況：1907年以前的民族分佈如何，直到1907年發生了什麼變化，需要歷史的考證。（2）地圖資訊不足的補充：這兩張圖的語言只劃分到語言層次，沒有方言的資料，比如泰雅語分為兩種方言，在本研究都沒有分別。新竹地區的客家話也有海陸、四縣、饒平之分，這個地圖都沒有分別。只有閩南語分漳、泉腔。（3）語言地盤的變化：南島民族的居住地，戰前有殖民當局的強迫遷徙，戰後有華語和閩南語嚴重入侵，語言分佈狀態發生大變化，二十世紀初期的語言分佈實況如何？以後的變化如何？需要歷史考證才能確定。因此前人地圖的可信度也要參照田野調查和歷史文獻的印證。

## 參、新竹地區的民族與語種

新竹地區是一個多民族的社區，本區內有三種漢族及漢語，兩種南島語，各有方言。本節將各族群、語種及其分佈概況羅列、說明如下：

### 一、漢族及漢語

8 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臺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9 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10 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臺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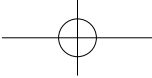
11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

12 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臺灣文獻》，第31卷第4期（1980），頁154-176。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下），《臺灣文獻》，第32卷第1期（1980），頁136-157。

13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史論文精選》（1996），頁157-219。施添福，〈清代臺灣「番黎不語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9期（1990），頁67-92。

14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吳學明，《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料彙編》（新竹：新竹縣政府，1998）。





### (一) 閩南

新竹地區的閩南人主要分佈在沿海及平原地區，包括新竹市（東區、北區、香山區）、竹北市的西半部與新豐鄉沿海的鳳坑與紅毛港三村，此區方言可以向北延伸到桃園縣新屋鄉的蚵殼港（包括蚵間、深圳二村）構成一個同安腔方言區。但香山區部分地區混居著一些說惠安腔方言的人。

### (二) 客家

客家是本區的主要人口，分佈在新竹地區大部分的丘陵地帶，並擴散到周邊新竹市及尖石鄉鎮若干村落。方言以海陸腔為主，但散佈著若干饒平腔方言島，在竹北、關西、橫山、寶山等鄉鎮市若干村里也夾雜著一些四縣腔方言。

### (三) 華語

新竹地區散佈著許多華語方言島，都在眷區。主要講華語，空軍眷區也講四川話。新竹市內的榮民眷區有陸軍眷區、空軍眷區，以空軍眷區為主，但眷村改建後眷戶將集中在三個眷區。新竹縣最重要的華語方言島在湖口裝甲部隊附近的眷區。

## 二、南島民族及南島語

### (一) 泰雅

泰雅族（Atayal）分佈在仁愛鄉北部至新北市烏來區的高山地帶。新竹地區的泰雅族分佈在尖石鄉和五峰鄉及關西鎮的馬武督。尖石鄉講的泰雅屬於Squliq方言，五峰鄉的桃山村講Squliq方言，其餘各村講Ts'oli'方言。

### (二) 賽夏

賽夏（Saisyat）主要分佈在五峰鄉大隘村頭前溪上游的上坪溪西岸，東岸為泰雅Ts'oli'方言，而其下游為海陸腔客語分佈區。五峰鄉大隘村和苗栗縣南庄的賽夏連結成一個連續性的分佈區。

## 肆、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

本文將新竹地區分成三區進行說明：

### 一、新竹市的語言分佈

新竹市有三種語言並存，即閩南語、客語、華語。新竹市可以分為三個區，各

區的語言分佈情況各有不同。新竹市與鄰接的竹北、竹東、寶山等鄉海陸客語區交界地帶的客語呈現混用情形，眷村的華語散佈在北區、東區的各個眷區，眷區主要講華語，但空軍眷區的老兵會說四川話。

整體而言，新竹市最強勢的語言是閩南語，其方言以同安腔泉州話為壓倒性優勢，但新竹市南部香山散佈著一些講惠安腔的聚落（詳參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的調查）<sup>15</sup>。新竹市地區的語言分佈狀態詳參【附圖4】〈新竹地區語言方言分佈圖〉。

### （一）閩客的人口比例

新竹市的閩粵人口比例沒有科學的調查，不得而知。根據《新竹州第一統計書》的統計，1921年相當於現在新竹市行政區域的閩粵籍人口比例如下：<sup>16</sup>

表1 日治時期新竹市各區的祖籍分佈

行政分區	福建籍		廣東籍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北區	28,459	96.3%	1,102	3.7%
香山區	10,096	90.2%	1,100	9.8%
東區	4,603	66.8%	2,286	33.2%
合計	43,158	90.3%	4,488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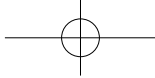
在新竹市，所謂「廣東籍」應該大部分是客家人，並以海陸客話為主要方言；所謂「福建籍」應該大部分是閩南人，並以同安腔為主要方言。假定這個判斷沒有很大的誤差，由上面的統計估計，日治時代客家人在今新竹市的人口大約佔一成弱，並且集中在閩客交界的東區，少部分在香山區的丘陵與河谷平原地帶，這個分佈情形和我們的調查結果是相符合的；也與韋煙灶以全市339筆世居家族為基礎的祖籍調查結果相符。<sup>17</sup>

但是戰後隨著臺灣的經濟起飛，新竹市人口也飛速成長，尤其是新竹科學園區成立以來，由各地擁入大量的勞動人口，現在新竹市人口已經達到約40萬人。羅烈師根據新竹市各國小鄉土語言課程選修客語課的比率估計客家人口佔了20%，也就是說80年間，客家人在新竹市的人口比例增加了一倍。

<sup>15</sup> 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sup>16</sup> 本表參考羅烈師，《新竹市客家地圖》（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表中的數字根據新竹州廳，《新竹州第一統計書》（新竹：新竹州廳，1921）。而非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的資料。

<sup>17</sup> 韋煙灶，〈新竹市世居家族之祖籍空間分布特色〉，《閩臺文化研究》，第42期（2015），頁35-46。



雖然如此，客家話基本上只使用在客家人之間，社會上基本上以閩南語和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新竹市的客家人都是客語、閩南語、華語的三語人。雖然新竹市的客家人都會說一口流利的新竹腔閩南語，中老年的客家人客語也都相當流利，這一點比起苗栗濱海鄉鎮如通霄、苑裡有許多不會說客語的鶴佬（也寫成福佬或福老）客的情形好得多。

## （二）客家人在新竹市的分佈

語言與族群有直接的關係，客家話分佈的地區應該就是客家人分佈的地區。《新竹州第一統計書》對所謂「大字」（相當於今村里級行政單位）的人口之籍貫有詳細記載，記載為「廣東籍」的人口超過30%的地區如表2所示：

表2 日治時期新竹市內各大字的祖籍分佈

	大字	今里名	福建籍		廣東籍	
東區	金山面	金山、仙水	86	9.30%	836	90.70%
	柴梳山	新莊、關東	329	57.10%	247	42.90%
	青草湖	柴橋、明湖、湖濱、高峰	359	46.40%	414	53.60%
香山	香山坑	東香、香村	330	48.20%	354	51.80%
	茄苳湖	茄苳、大湖	634	69.70%	270	30.30%

現在客語最通行的地區也就是上述的5個大字地區，今12個里。但除了金山面之外客家人口都不及60%，依本文的分區標準，標示為閩客混用區。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區是「金山面」（今金山、仙水二里），日治時期人口比例高達九成以上，此地本來是新竹市唯一的純客語區，但是戰後榮民眷區、科學園區、高鐵相繼建設，金山面的人口結構、語言文化已經面目全非。羅烈師《新竹市客家地圖》對這一點有深刻的描寫，他說：「真正徹底改變金山面的時代直至20世紀中期國民政府遷臺後，隨著大學、營區及眷村等進駐，才正式來臨。而其中對金山面致命的一擊是科學園區，等到高鐵剖開風空後，金山面已經奄奄一息。」<sup>18</sup>所謂「奄奄一息」的意思是客家人已經不是絕對多數。因此我們將金山面也列為閩客混合區。由地圖可見，現在新竹市已經沒有一個客語完全優勢的里了。

客語另一個比較集中的地區是和寶山鄉鄰接的青草湖、香山坑、茄苳湖三個大字。這個地區原來閩客各半，但是青草湖已經成為高級住宅區，香山坑元培科技大學擴大招生、設立玄奘大學，茄苳湖建立中華大學，二高茄苳交流道開通，引進大

<sup>18</sup>羅烈師，《新竹市客家地圖》（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5），頁40。



量外來閩南人口，客家人比例逐年下降，這個原本是閩客混居的地區客家人的比例就更少了。

總而言之，新竹市郊及鄉間的客家人比例正逐漸稀釋，客家傳統聚落喪失其客家特色，而大量擁入市區的客家新移民則散居各地，竹蓮里竹蓮市場的菜販有很多由鄉下來的客家人，講客家話可以通，但其交易也以閩南語及華語為主。基本上新竹市的客家話只流行在客家家庭、同鄉之間作為聯絡鄉情的溝通工具，而非新竹市的主流語言。

### （三）新竹市的華語眷區

新竹的眷區可以分為陸軍眷區、聯勤眷區、空軍眷區三種，散佈在新竹市東區及北區各地，基本上以華語為主要語言，空軍眷區的老榮民可能用四川話溝通。但1996年以後全國眷村開始全面改建，新竹市的眷村改建自2005起逐步完成，2011年眷村全部完成後，所有眷戶都集中在三個地方，即北區武陵里武陵路兩邊的「新竹市第一村」（空軍、陸軍）；北區客雅里經國路二段「新竹市第十七、十八、十九村」（空軍）；東區建功、立功里金城新村原址建「貿易第二、八村」（陸軍、聯勤、空軍）。

## 二、新竹縣高山地帶的語言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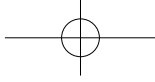
新竹地區的高山地帶兩個「山地鄉」尖石、五峰主要是南島語的分佈區。其語言分佈狀態詳參【附圖4】。

尖石鄉全鄉人口9,308人，原住民8,118人（以2015年8月戶政資料為據）。絕大多數人口為泰雅族，說Squliq方言。只有128人是平地原住民，多為嫁入的阿美族女性，嫁入之後亦學會泰雅語。漢族1,190人，以海陸客為多，分佈在靠近橫山鄉的三個村，其中嘉樂村客家佔一半，義興村佔三分之一，新樂村佔一成，兩族分區雜居。

臺灣北部高山地帶有一個面積相當廣的純Squliq方言鄉的連續體，包括尖石鄉和相鄰的復興鄉、烏來鄉。這個區域之外都是Squliq方言與其他泰雅族方言區比鄰或與漢族或賽夏區比鄰而居。

和漢族比鄰而居，並且唯一不屬於山地鄉的泰雅族部落是在新竹縣錦山村東部的馬武督部落，講Squliq方言。<sup>19</sup>

<sup>19</sup>《關西鎮誌（稿本）》〈原住民篇〉：「馬武都社原住民相傳屬泰雅族馬里罷系統（今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馬里泐」群社的一支，早年因人口增加，乃向北（苗栗、新竹、桃園）拓殖新地，復經由沙輪子社、哈嘎灣社（今桃園縣復興鄉）等群社族遷居而成社（約清末），族人原聚落為尖石鄉玉峰村，因尋覓新獵場由玉峰→嘉樂→梅花→水田等部落越八五山至本鎮轄境，馬武督社原範圍為本鎮玉山、金山、錦山等里及復興鄉高遠、長興等村，其間並與桃園



五峰鄉有兩個南島民族，賽夏與泰雅，泰雅族3,317人、賽夏族764人（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9月臺閩縣市鄉鎮市區原住民族人口」）。賽夏族分佈在花園村以及大隘村，但即使在這兩個村，人口也不及泰雅族。賽夏族在花園村人口只有1/5，在大隘村只有1/3，其餘是泰雅族。

泰雅族有兩個方言，Squliq分佈在桃山村等；Ts'oli'主要在竹林村、大隘村的十八兒部落（Spazi，即鄉公所所在的五峰）。賽夏族分佈在西邊較高的花園村比來（Pirai），大隘村上大隘（Taai）、高峰（Yuha）。

賽夏與泰雅Ts'oli'混居的地區大體在頭前溪上游支流的花園溪、上坪溪沿岸泰雅區與賽夏區的交界地帶，如花園村的花園部落（Mahoman）、大隘村茅圃部落，這幾個混居的部落以泰雅族的人口較多。

五峰鄉的客家人佔全鄉人數的1/10，日治時代因來此伐木而定居下來。另有六戶外省人，生子後融入本地族群。

### 三、新竹縣客家區的語言、方言分佈

新竹縣除上述兩個山地鄉以及西北部海岸地帶之外，全部是客語分佈區，在全臺各縣中新竹縣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新竹縣也是全臺客語區中唯一海陸腔客語優勢的地區。整個新竹地區，新竹市的客家人與閩南人混居、尖石鄉的客家人與泰雅族混居，都以海陸客語為主要溝通語言。不過有幾個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狀況值得特別說明：

#### （一）泰雅語

關西的泰雅族在關西鎮錦山里有兩個泰雅族部落，包括馬武督、六曲窩，是臺灣少數被歸類為平地山胞的泰雅族部落。

#### （二）饒平客語

少數的饒平客話分佈在竹北市東平里，鹿場里與中興里鄰近的東平里一帶及芎林鄉文林村六至十鄰的紙寮窩。

#### （三）客語雙方言

雖然整個新竹地區是海陸客語優勢區，但在與龍潭交界的關西鎮東部及與頭份交界的寶山鄉西部，竹北市部分地區都呈現四縣話與海陸話混用的情形。但在社會

縣境內大崙崁群，澳卡灣群連成一線，是泰雅次群中佔地最廣，勢力最強的一群，光復後馬武督本社隸屬本鎮錦山里，是「馬里光」群社中唯一不屬於尖石、復興（山地原住民鄉）之泰雅族部落。」陳燦福、陳素琴、劉東洲，《關西鎮誌（稿本）》（新竹：關西鎮公所，2000），頁279-282。



上海陸話佔優勢，四縣話通常只在同樣講四縣的朋友或家人之間使用，但關西店子岡以東、峨眉中興村以南四縣腔的使用比較穩定。

#### (四) 客語區東緣的語言現象

客語地盤已經深入尖石鄉入口處的幾個村落，如鄰接橫山鄉的嘉樂村、義興村、新樂村佔了一成，海陸客與泰雅族分區雜居。

#### (五) 新竹縣濱海地區的語言現象

新竹地區由新竹市往北，經竹北市、新豐鄉，直到桃園新屋區的蚵殼港一長條的濱海地區，都是閩南語優勢區，大概由鐵路向東，客語逐漸增多，和東邊客語優勢之間的交界地帶是閩客語雙語混用的地帶。整個新竹地區由新豐鄉、竹北市、新竹市東區及香山區的丘陵地帶、寶山鄉北部的雙溪村是一長條的閩客雙語區。雙語區內的人民多半是閩南語、客語的雙語者，不過閩南語比較優勢，會說閩南語的客家人似乎比會說客語的閩南人多，尤其是竹北市區多半是新移民，不會說客語的人更多。

#### (六) 客語區內的漳州方言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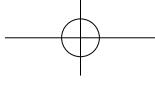
新竹縣客語區內的新豐鄉有兩個村要特別討論。一是鳳坑村，村內最早的住戶是田厝的海陸客家，原籍廣東汕尾東涌鎮東北村，為當地閩南語漳腔區內的客家語言島，今此語言島仍存在，人口一萬人，居民皆海陸話、漳州話雙語者。移民臺灣仍為雙語者，但其海陸話已簡化，其漳州話也變成偏漳混合腔，並混入一點同安腔成分。但本村的「田厝」閩南語唸成Tshân-tshù，表現了廣東閩南語的白讀習慣。本村半數的閩南人是戰後由本村海邊鳳鼻尾軍區集體遷村而遷入，造成今天閩客雜居，海陸客語、客語、偏漳混合腔閩南語並存的狀態。

上坑村主要通行閩南語，是新豐鄉海陸客家區內唯一的閩南語語言島，三分之二居民姓鄭，原籍惠州府陸豐縣赤嶺<sup>20</sup>。本村的閩南話屬於漳州腔，混入一些臺灣普通腔成分，變成偏漳混合腔，而非新豐濱海地帶的同安腔。漳州腔在本村是強勢方言，本村另有三分之一閩南人孫姓、楊姓，祖籍福建，但都受鄭姓影響，說偏漳腔閩南語。但本村有幾個聚落住著新移入的客家人，閩客有分庄混居的現象。鳳坑與上坑二村居民因歷史與地緣影響，無論閩客都雙語兼通。

大體說來，新豐鄉客家人說的海陸話和新屋標準海陸話差異之處是沒有舌尖音

<sup>20</sup>根據上坑村鄭姓的族譜記載渡臺祖鄭天貴原籍為惠州府陸豐縣赤嶺（今陸豐市內湖鎮赤嶺村），參（新竹縣新豐鄉上坑村）鄭氏族親會編，《廿一世天貴祖派下鄭氏族譜》〈我家·家譜譜序〉（1992）。





與舌葉音的對立，有閩南化的傾向；其閩南語都偏向漳州腔，顯示他們的閩南語應該不是向濱海地帶同安人習得的，而是唐山時代就已經習得而傳衍至今。<sup>21</sup>

## 伍、地理分佈狀況之分析

語言研究除了事實的描述，還要進行所以然的解釋。本節將從語言地理學以及臺灣族群遷徙史的觀點，就以上的語言分佈狀況以及語言分佈區的變化進行分析。

### 一、語言地理學的觀察

如前所述新竹地區由海岸到中央山脈，各族群語言的分佈狀況大體是照著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的順序排列，但有幾個語言地理學的問題需要討論。

1. 新竹的南島語有兩種，即泰雅與賽夏。泰雅語分為Ts'oli'和Squiliq兩個亞族，Ts'oli'分佈在海拔較低的邊緣地帶，Squiliq分佈在雪山山脈的高海拔深山之中。為什麼會這樣分佈？
2. 賽夏語與泰雅語相差很大，屬於不同的語言，根據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sup>22</sup>賽夏語屬於西部平埔族，文獻記載賽夏族本來分佈很廣，但現在退縮到新竹五峰及苗栗南庄鄉的部分村落。其過程如何？
3. 屏東縣及南投縣的語言分佈大勢都呈現著由西而東呈閩南語>客語>閩南語>南島語的分佈順序，東部的閩南語通常是平埔族以及閩南人後來的移民所形成的，新竹縣獨缺了這一層。這種情形是怎麼形成的？
4. 桃竹苗地區是客語的主要分佈區，但新竹地區則是唯一海陸腔客語絕對優勢的地區。海陸客語的優勢是怎麼形成的？
5. 新竹縣客語分佈區內有幾個饒平方言島；在關西和寶山的部分地區也有海陸、四縣夾雜的村落，這是怎麼形成的？

### 二、新竹族群遷徙史的解釋

以上從語言地理學的觀點所分析的問題，無法由語言學得到答案，只能從歷史考證來解釋。茲參考臺灣族群遷徙的研究嘗試做以下的解釋。

<sup>21</sup>詳參【附圖4】〈新竹地區客家語言方言分佈圖〉。請注意圖中的閩客語雙語區用藍色與粉紅色斜線標示，客語四縣話和海陸話雙語區用交叉線標示。其餘請參見圖例。

<sup>22</sup>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臺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 (一) 泰雅族的北遷與方言分佈區的形成

綜觀泰雅語兩個方言的分佈，Ts'oli'方言多分佈在Squliq方言的邊緣地帶，西緣包括新竹、苗栗、和平、仁愛的西邊以及泰安鄉的全部，東緣包括宜蘭南澳鄉大部分部落及大同鄉的四季村，Ts'oli'方言分佈被Squliq方言切斷，失去了連續性。這種分佈狀態是怎麼形成的呢？

李壬癸的研究指出<sup>23</sup>：「……泰雅語群最分歧的區域集中在南投縣仁愛鄉。……可以推測，這個語群最先在仁愛鄉內開始分化與擴散。這個推測正好和本族人的傳說：起源於仁愛鄉發祥村（舊稱瑞岩）一致<sup>24</sup>。」又說<sup>25</sup>：「大約十八世紀中葉，泰雅族從現代分佈的西南端（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一波一波地向北和向東遷徙。……向北擴散的泰雅再進一步分裂為澤敖利和塞考利克：前者遷移的時代較早，而且大部分分布在邊緣地區，而後者的遷移是相當晚近的事，其地理分佈最廣。」

這種分布狀態合乎柳田國男所謂的「方言周圍論」：「古語殘存於邊境」<sup>26</sup>。柳田假定有三個連續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如果其方言成這樣的分佈狀態：

a — b — a

可以推論，本來的狀態應該是連續的，如：

a — a — a

B聚落的b變體是後來插入的新變體。<sup>27</sup>

柳田國男這個理論實際上就是現代語言地理學所謂「連續性」理論，就是說，任何的語言分佈正常的狀態都呈連續性（continuity），但新變體的入侵可能破壞其連續性。反過來推論，呈不連續狀態的中央部分語言可能是創新的變體，而周邊的是存古的變體。

由上所述，我們認為李壬癸的推論應該是合理的，但這也不是說Ts'oli'方言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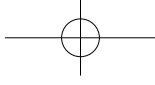
23 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臺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94。

24 原註：馬淵東一，〈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民族學研究》，第8卷第1期（1954），頁123-154。馬淵東一，〈高砂族の移動及び分布〉，《民族學研究》，第8卷第4期（1954），頁23-72。

25 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35。

26 柳田國男，《蝸牛考》（東京：刀江書院，1930），頁32。

27 柳田所謂的「古語」不應該解釋為「存古的方言變體」，只是這個地區「原來的方言變體」。原來是一致的方言A，其變體a具有連續性，因為b變體的插入而破壞了a的連續性，這純粹是從社會方言學或方言地理學的立場所觀察的方言競爭現象，而不是從歷史語言學來看的語言演變。所以b變體可能是創新的變體，也可能是保存更古老的變體，反之a變體亦然。



Squiliq更古老。

## (二) 賽夏語的萎縮

根據李壬癸的研究(1997)，賽夏族在系屬上屬於西部平埔族的一支。依照賽夏族的傳說，賽夏族本來的分佈極廣，大霸尖山以西及以北，整個桃竹苗的丘陵地帶和高山地帶都是賽夏族的傳統領域。

先從文獻來看。新竹舊稱竹塹，因其地為古竹塹社所居之處。其實本地除竹塹社外，尚有散處各角落的不同番社，其中有一稱眩眩社者，居於眩眩山之麓，荷蘭時代即有相關史料紀錄。<sup>28</sup>1682(永曆36)年，由於鄭氏政權役使土番供役，引發竹塹社的反抗，眩眩社也參與其中，共同對抗鄭氏王國。鄭氏派將領陳絳征剿，兩社番人盡遁入山。其後部份受撫，移居今新竹市區一帶，分處各平埔番社，部分則與高山生番合流，匿居於今之十八尖山以東，寶山、北埔、峨眉三鄉，而眩眩社之名亦不復存，黃旺成、盛清沂都判斷所謂的「眩眩社」即今之賽夏族。<sup>29</sup>

大致說來，竹塹地區絕大部分到道光中業已陸續墾盡，唯獨距城甚近之東南郊廣大地區未闢，乃成為道光以後漢移民全力開墾的地區。<sup>30</sup>1834(道光14)年，淡水同知李嗣鄴，勸粵籍姜秀鑾、閩籍周邦正，共同募佃開墾竹塹東南一帶。二人定公號為「金廣福」，開辦之初，即於金山面、員山仔、大崎、雙坑、石碎崙、茄苳湖、南隘、鹽水港等處設隘防番，然後從樹杞林(今竹東)進入北埔，設隘多處，防禦生番，總稱為「大隘」。<sup>31</sup>至於不願歸順的「生番」則退往寶山、峨眉、北埔，逐步向內山撤退。至清末再經沈葆楨、岑毓英等之開山撫番，北埔、峨眉、寶山遂無復見其蹤跡。這裡所謂「生番」不是賽夏就是泰雅，就地緣來看賽夏族最有可能。賽夏族之撤退內山，當然跟金廣福的開發有關。<sup>32</sup>

再從口傳歷史來看。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sup>33</sup>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故森丑之助氏在所著《臺灣蕃族志》中說『賽夏族蕃人……原來佔據新竹、

28 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173-218。

29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頁15-16。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下)，《臺灣文獻》，第31卷第4期(1980)，頁156。

30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頁24。

31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年)，頁28-29。

32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的記載：「根據日據時代的部落調查，本社只有十二戶卅多人，他們兩個世紀前從上坪溪上游遷居到今天的湖口，一六〇年前再轉到北埔，不久就因為以金廣福為首的客家移民之武力開拓，而退走到大隘、茅圃兩部落。大隘村是賽夏族北群分布的重鎮」說明了賽夏族的遷徙乃因金廣福的壓迫。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部落介紹：大隘部落〉(2015)。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7&TA\_No=&T\_ID=263/。(2015/09/10點閱)

33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東京：國史刊行會，1931)，頁4-5。



苗栗一帶的平地，想是道卡斯族之一支。支那時代稱為南庄化蕃，與山居的生番有別，介於生番和熟番之間。』」

「又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合著《臺灣蕃人事情》（該書為兩位任民政部事務囑託時，大約用七個月時間跋涉部分南北蕃地的調查報告）記載為平埔蕃。又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人類學教室宮內悅藏氏略有相同的見解。」

「根據本族人的傳說……『我族人因受到Chiangvong（鄭王。洪按：當指鄭成功，Chiangvong應為「鄭王」的客語發音）的攻擊，（死亡殆盡）只剩十二、三人。但此事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發生的，大概是居住在平地的時候。』」

「又云『我族人本與泰雅族一起居住在Batuvaqwaqa（大霸尖山）方面，後因人口繁殖，不夠住，乃離開泰雅人遷居Karabai溪流域下游，部分人更遷到平地居住。因受漢人壓迫，才回到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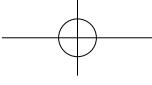
「又云『後來西邊受到漢族的壓迫，東邊受到泰雅族的壓迫，失去廣大的土地，終於變成今天這麼狹小的地方。最初我們祖先最強盛的時代，領土非常廣，就是今天的Shakaro、Mentoyu、Maibarai、shigao、Tubus（鹿場）不用說，就是大崙崁、咸菜棚、新竹、頭份、中港、大南埔、田尾、大湖等泰雅族、漢族居住之地都是我族人的領域。那時我們有兩千個部落。』」

根據這些傳說，賽夏族最強盛的時候，桃竹苗地區除了濱海地帶屬於道卡斯族之外，大部分的丘陵地帶及山地都是賽夏族的領域，有些部落甚至可能延伸到近海地帶，而與Taokas族有密切的接觸（Taokas和Saisiyat本來就有親屬關係）<sup>34</sup>。後來丘陵地帶被漢族和道卡斯族聯手侵略，東部高山地帶又被北上的泰雅族入侵，導致今日的賽夏族侷限在南庄、五峰高山的狹小地帶。

這個假設如果連結到土田滋的研究認為桃園的龜崙（Kulon）和賽夏具有較近的親屬關係<sup>35</sup>，就很容易理解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假設：龜崙應該是賽夏的一支，在賽夏族的領域萎縮以前龜崙與賽夏是連接在一起的。後來，賽夏向大隘方向移

34 胡家瑜、林欣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2003），頁177-214。「江日昇的《臺灣外記》中曾提到在1662（永曆16）年，鄭成功實施「撫番」，各社置通事，徵收社餉；後龍、新港、竹塹等社受撫。1682（永曆36/康熙21）年，為了防止清人犯臺，鄭克塽徵用「番力」輸送軍需，各社不論男女老幼均為差役，致使耕種失時，引起反叛騷亂，竹塹、新港等社亦參與。鄭氏令陳絳督兵撫剿反變「土番」；受撫者回原社居住，抗拒者則率領族人遁入山地。這則記錄在後來的方志中一再沿用，而且成為中港、新港等社抗拒者潛入三灣，竹塹附近各社敗退至北埔、峨眉等地說法的緣起。雖然到目前為止沒有可靠且直接的證據足以支持這樣的說法，但是地緣關係來看，可以合理地懷疑賽夏族和西部沿海平埔部落之間原來有可能有一些關連性。」這段話不但說明了賽夏族有關被「鄭王」討伐以及遷徙路線的傳說，有關賽夏族的傳統領域及其與Taokas的關係也與本文的論點相合。

35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85, 'Kulon: yet an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No. 60: 1-59.



動，在龜崙的賽夏族仍然留在桃園。

### （三）新竹地區平埔語言的消失

新竹地區平埔語言的消失，肇始於漢人大量移居的清領時期，而完成於日本統治時代。竹塹社之先住民屬平埔族道卡斯族，清朝領有臺灣之後，泉州人移入竹塹，從事開墾；雍正初年起，居廣東海濱之客家人，亦相率渡臺，從事墾殖。清廷設官治理後，竹塹社有部分選擇歸順成為「熟番」。1758（乾隆23）年，臺灣知府覺羅四明，諭告歸化熟番，需剃髮蓄辮，一如漢人，以後各從所示稱姓。竹塹社番定以衛、金、錢、廖、三、潘、黎七姓，但有擅自改姓者，如朱、豆、風、門、高、蟬、鱗、樟、木、糯、日、筋、雀、山貓等。<sup>36</sup>從調查中發現，目前定居新竹地區的竹塹社「七姓」後裔，早已喪失母語能力，完全融入漢人社會。<sup>37</sup>

漢人大量拓墾後，平埔族不但失去獵場，番大租的土地權也陸續被漢人侵奪，於是只得從西部平原撤往土牛溝以東地區。後來平埔族與漢人長期接觸的結果，也學會了漢人土地請墾的方式開發荒地，如1747（乾隆12）年竹塹社番衛阿貴由舊社溯鳳山溪東上，開吧哩嚶（新埔鎮田心里）荒埔；乾隆56年竹塹社頭人衛阿貴招粵人為佃，由新埔進墾鹹菜甕（關西）；乾嘉之際，竹塹社土目潘文起招佃進墾九芎林土牛界外五股林荒埔（芎林鄉新鳳村），並募丁設隘，防禦「生番」。這裏的「生番」，依前文所述應該就是賽夏族。

「生番」被驅逐退往內山之後，留下來的邊緣土地通常是作為漢番緩衝的平埔族所居。這些平埔族在屏東、埔里講的是閩南語，原因是他們在平地的時候早就被閩南語同化了，客語區是後來插入的。但在桃竹苗地區不同，平埔族一開始就跟客家人關係緊密，合作驅逐「生番」，開發桃竹苗地區的。

施添福提到：<sup>38</sup>「主持這些墾區拓墾工作的已不限於漢墾戶，長年擔任守隘工作的平埔族，夾其守隘經驗，自乾隆末年起，亦積極參與隘墾區的拓墾活動。（中略）漢人特別是客籍漢人和漢化（客化）的平埔族人，在保留區內，經過長期的同耕共墾以及番業主、客墾佃的歷程所建立起來的共同生活經驗，終於能夠攜手合作，共同在隘墾區內開創出另一片的生活空間。」迨日人治臺之後，新竹的平埔族人數及語言消失的更為快速（表3）。

36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頁35。

37 依據竹北「采田福地」管理委員會理事長廖英授先生訪問紀錄，又比較竹塹社七姓與賽夏族十姓樟、豆、風、解、絲、朱、潘、日、高、根，有五姓相同，同姓之間是否有血緣關係也值得研究。

38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史論文精選》，1996，頁185。

表3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平埔族人口變遷

年份	1905	1915	1921	1925	1930	1935
人口數	779	32	61	57	27	34

註：由於日治時期行政區域在1920年之前經常變動，本表僅能就所搜集的數據，盡量扣除非屬今日新竹縣市的部份。<sup>39</sup>

資料來源：明治38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上），頁6-7。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大正4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北：捷幼出版社，1992），頁4-5。大正10年新竹州第一統計書，1923，頁24-40。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大正14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7），頁184-188；196-201。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昭和5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州廳編——新竹州」（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33），頁42-43。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昭和10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1937），頁184-188、196-200。

1905至1915年之間，新竹地區的平埔族減少了24倍，雖然不能排除因為遷徙或者行政區劃的變動導致統計數字的變動，但是語言的消失導致平埔族人對於自身族群認同的改變當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在1905以及1915年的戶口調查資料中，有一項關於臺灣住民常用語言的調查，可惜並未細至里堡，但是從整個新竹廳熟蕃常用語改變的情形，可以提供相當程度的佐證（表4）。

表4 1905年新竹廳熟蕃人口數及常用語言

		人數	百分比
語言統計總數		976	100
常用語	日語	0	0
	福建語	1	0
	廣東語	65	7
	蕃語	910	93

資料來源：明治38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上），頁6-7、586-7。

<sup>39</sup>各年度計算方式如下：(1) 1905年新竹廳熟蕃總數977人，扣除隸屬今苗栗縣境的中港支廳（1人）及南庄支廳（197人）為779人，其中直轄4人、新埔支廳0人、樹杞林支廳25人、北埔支廳18人、蕃地732人。(2) 1915年新竹廳熟蕃總數1,939，扣除竹南一堡（77人）、苗栗一堡（1,605人）、苗栗二堡（223人）、揀東上堡（2人）為32人，其中竹北一堡28人、竹北二堡0人、蕃地4人。(3) 1920年大正9年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第三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州廳以下並未將生、熟蕃單獨列出，故參酌翌年的新竹州統計書調查結果。1921年新竹郡熟蕃21人（新竹街8人、舊港庄1人、紅毛庄0人、湖口庄0人、新埔庄0人、關西庄10人、六家庄0人、香山庄0人、蕃地2人）、竹東郡40人（竹東庄5人、芎林庄3人、橫山庄11人、北埔庄8人、峨嵋庄4人、寶山庄3人、蕃地6人），合計61人。(4) 1925、1930年皆為新竹郡及竹東郡的熟蕃人數總和。(5) 1935年起的統計數字將熟蕃正名為「平埔族」，本年度數字含新竹市13人、新竹郡8人（紅毛庄1人、湖口庄1人、新埔庄0人、關西庄4人、六家庄1人、香山庄1人、蕃地0人）、竹東郡13人（竹東街1人、芎林庄0人、橫山庄2人、北埔庄6人、峨嵋庄1人、寶山庄0人、蕃地3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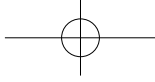


表5 1915年新竹廳熟蕃人口數及常用語言

		人數	百分比
語言統計總數		1,939	100
常用語	日語	2	0
	福建語	1,584	82
	廣東語	207	11
	蕃語	146	8

資料來源：大正4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上），頁2-3、856-857。

1905年時，新竹廳（包含新竹以及部份苗栗）平埔族的人數雖少，但使用自身語言的比例仍高達93%，到了1915年，新竹廳（含新竹、苗栗兩縣）的平埔族僅剩下8%的人仍使用母語，其他多數已被閩南語或客語同化了。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在桃竹苗地區客家分佈區內標示著幾個平埔社如芎林、南庄、苗栗，都是Taokas族。這些平埔社現在都已經消失，顯示是被同化了。平埔族在竹塹社時期應該也已經學會閩南語，他們沒有留下閩南語區的原因應該是平埔族和客家人的關係過度緊密，不是分區居住，而是互相混居，因而全部被客家人同化，因此賽夏族退去之後，客語區和賽夏語區緊鄰，沒有像屏東的族群分佈狀況，在客語區和排灣語區之間留下一條講閩南語的平埔族分佈區。但留下一些閩南語地名，如竹東古名「樹杞林」（客語Sū-kî-nâ，本字是「象棋林」），芎林古名「九芎林」（客語Kiú-kiong-nâ），都是閩南語。<sup>40</sup>新竹客語區內有許多閩南語地名，應該是開發時代說閩南語的閩南人或平埔族所命的地名。

#### （四）新竹地區閩南語優勢區的形成

新竹縣市濱海地區的先住民屬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傳統領域，這個地區現在成為閩南語同安腔的分佈區，是因為泉州籍閩南人開發的結果。先從調查資料來看，表6是整理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sup>41</sup>所載竹塹地區各街庄的祖籍分佈。

40 按：「林」字客語唸成lim5，如「九芎林」改名「芎林」之後客語唸成Kiong1-lim5，但「九芎林」的「林」仍然唸na5，這是閩南語。地名和語言的關係是和臺灣開發史、移民史研究關係密切的課題，值得研究。

41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



表6 1926年新竹地區各街庄漢民族祖籍別人口統計表

祖籍別 街庄名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其他	合計
新竹街	29 (88)	2 (1)	0	1 (0)	2 (1)	32 (10)	5 (1)	337
舊港庄	11 (81)	0	0	0	26 (19)	0	0	136
紅毛庄	23 (28)	0	5 (6)	0	35 (41)	11 (13)	12 (14)	86
湖口庄	0	0	0	21 (18)	30 (27)	62 (55)	0	113
新埔庄	0	0	1 (0)	63 (30)	47 (22)	96 (45)	5 (2)	212
關西庄	0	3 (1)	1 (0)	50 (24)	12 (61)	28 (13)	1 (0)	212
六家庄	9 (16)	2 (4)	0	19 (33)	8 (14)	17 (30)	2 (4)	57
香山庄	11 (87)	0	0	4 (3)	1 (1)	11 (9)	0	127
竹東庄	0	1 (1)	0	0	30 (23)	99 (76)	0	130
芎林庄	0	0	0	36 (39)	31 (33)	26 (28)	0	93
橫山庄	1 (1)	1 (1)	0	7 (6)	22 (20)	80 (72)	0	111
北埔庄	0	0	0	25 (28)	29 (33)	34 (39)	0	88
峨嵋庄	0	0	2 (3)	8 (12)	22 (34)	33 (51)	0	65
寶山庄	5 (6)	0	0	3 (3)	3 (3)	88 (88)	0	99
總計	55 (30)	9 (0)	9 (0)	23 (13)	41 (22)	61 (33)	25 (1)	1,866

單位：百人（%）

從表6可以看出，新竹街、香山庄、舊港庄（今竹北西半部）泉州移民都佔了八成以上，紅毛港（今新豐鄉）也有28%，在這些地區漳州府人都微乎其微，暫時可以忽略。本調查所得，新竹地區新竹市、竹北以及新豐的沿海一帶屬於閩南語泉腔優勢區（參見【附圖4】）。我們的調查結果與總督府1926年的調查結果正好相符，可見今天的閩粵分界在1926年以前就已經成形了。1926年的資料雖沒有指出閩粵籍的分界線在那裏，但是今天我們根據實際的調查可以清楚明白閩粵分界線之所在。1921年的資料顯示各大字（村里）的閩粵人口分佈（新竹市部分詳參表2）和我們調查的結果相當符合。

《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新竹地區的同安籍並不是人口最多的。根據我們的調查，新竹海岸地帶的老派閩南語屬於老同安腔（參見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sup>42</sup>）只有香山區南部有一些晉江、惠安腔方言。泉州腔在本區的勢力是怎麼形成的呢？

42 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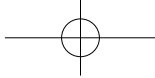


表7 1926年新竹濱海地區各街庄之福建各籍人口統計表

街庄別	府州別 行政區別	泉州府			漳州府 人口	其他 府州 人口	合計 人口
		安溪 人口	同安 人口	三邑 人口			
新竹街	新竹市區	40 (13.3)	60 (19.9)	195 (64.8)	2 (0.7)	4 (1.3)	301
香山庄	香山區	4 (3.6)	25 (22.5)	82 (73.9)	0	0	111
舊港庄	竹北西部	3 (3)	70 (69.3)	28 (27.7)	0	0	101
六家庄	竹北東部	4 (30.8)	3 (23.1)	2 (15.4)	2 (15.4)	2 (15.4)	13
紅毛庄	新豐鄉	7 (23.3)	6 (20.0)	10 (33.3)	0	7 (23.3)	30
小計		58 (10.4)	164 (29.5)	317 (57)	4 (0.7)	13 (2.3)	556

單位：百人（%）

由表7可知，漳州府籍人數微不足道，比例最多的是夾在閩粵交界區的六家庄，達15.4%，其餘的地方都不及1%。可見新竹的閩語區是泉州人絕對優勢的區域。但是再比較泉州各地區的人口比例發現，三邑人佔一半以上（57%），同安人不到三成（29.5%）。但是我們今天只有在香山區可以找到少數三邑腔的方言殘留，其他地區都是老同安腔的天下。同安腔的競爭力是怎麼來的呢？

就清代開墾史來觀察，泉州籍移民到新竹開墾的相關記載始終不斷，且同安籍比例是佔優勢的。漢人入墾竹塹地區始自1718（康熙57）年間的同安金門人王世傑拓墾集團。此後前來竹塹者多泉州府下各縣人，投靠世傑，從事開墾。如今日新竹醫院附近，昔稱芋仔園，即為世傑友人林列，得世傑資助，拓園種芋織褐而得名。其後泉府來墾開墾者仍前仆後繼，如雍正年間同安縣人李尚開墾後湖、田九厝、車路頂、永春縣人郭奕榮兄弟、范善成分別開墾鳳山溪口的頂山腳、下山腳、竹圍仔等地，同安縣人歐天送<sup>43</sup>與南安縣人曾六共同開拓大庄炭頂厝，惠安縣人楊夢樵開拓頂樹林先後告成，遂結成閩南人的大小村落。此外，雍正年間來墾的泉人尚有許判生、溫明鼎（同安）、張春始（南安）、陳仁愿（晉江）、乾隆年間則有周家（晉江）、唐崧（同安）、黃祖式（惠安）、李捷輝（南安）等。<sup>44</sup>

同安人在文化上也表現得很傑出。除了道光年間的「開臺進士」鄭用錫及其家

43 在日治初期的土地申告書中紅毛港北部的埔頂（今埔和村）與坡仔頭（今坡頭村）許多土地屬歐姓所有，但根據韋煙灶的田野調查資料告知，這個區域無法訪查到歐姓住戶，可能已經遷出。

44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頁23-27。黃文對於郭奕榮兄弟的祖籍為惠安縣的說法有誤，本文更正為永春縣。據竹北貓兒金錠郭奕華派下於乾隆32年分家圖書記載郭家祖籍：「本自汾陽世居桃源余庄來臺室家墾地」桃源為永春之別稱，郭氏祖籍即今泉州市永春縣桃城鎮化龍居委會。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頁12-22。



族對於新竹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外，試從1976年修纂的《新竹縣志》卷九「人物志」中的科舉、名流、教育、鄉紳幾類對地方具影響力的人物加以觀察。該志總計收錄36人，生存年代從清代以迄日治時期，其中祖籍不明有5人、廣東籍8人、浙江籍1人，其餘22位皆為閩籍；而閩籍中，同安人即佔了11位，其次是南安人3位，此外安溪、晉江、漳浦、永春、閩縣、惠安、永定各有一位，另有一位僅標明閩南籍。<sup>45</sup>根據葉佳蕙針對新豐鄉世居家族祖籍的詳細調查，新豐的福建籍移民裔仍是以同安籍佔高度優勢，漳州、泉郡三邑及安溪籍合計不到20%；<sup>46</sup>此外，根據韋煙灶針對新竹縣市定居超過120年的世居家族的抽樣調查，合計獲得451筆福建祖籍家族資料，其中同安籍有201筆，佔44.6%，<sup>47</sup>然而表7紅毛庄的同安籍卻僅佔20%，似乎頗值得商榷。

綜合史料記載的拓墾者祖籍、葉佳蕙的研究與韋煙灶的調查三種不同來源的新竹地區祖籍資料，可推斷清末至日治中期新竹同安裔的人口比例應不是《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所列的數據，而是接近一半或者更多的比例，這對於同安腔的競爭力凌駕了三邑腔，當具有直接的關係。此外，除了同安人王世傑在此地的開墾具有領導作用外，同安人在此地扮演地方鄉紳或意見領袖，這和對同安腔方言在地方上的聲望應有也應有所影響，現在三邑腔特色的閩南話只有在南香山地區才聽得到。

至於漢移民在竹塹地區，大致呈現閩籍靠海、粵籍近山的分布狀況，韋煙灶統計新竹市的世居家族可考屬於泉州三邑籍者，有高達78.7%（74/94）祖籍位於現泉州市各縣市的臨海鄉鎮。<sup>48</sup>此與移民東渡來臺以前，在原鄉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養成的生活技能有關，施添福的原鄉生活技能論正好說明了這一點。<sup>49</sup>

### （五）新竹地區客語優勢區的形成

如前所述新竹縣除上述兩個山地鄉以及海岸地帶之外，全部是客語分佈區，在全臺各縣中新竹縣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新竹縣也是全臺客語區中唯一海陸腔優勢的地區。這樣的語言分佈狀況有幾點需要解釋。先看看新竹地區的祖籍比例。表8是由表6整理出來的閩粵籍人口統計表。除山地鄉之外，新竹街、舊港庄、香山庄歸為「閩籍優勢區」；其餘各庄歸為「粵籍優勢區」。

45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頁20-46。

46 葉佳蕙，〈新竹紅毛港的區域形塑與其周邊的族群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47 韋煙灶，〈新竹市世居家族之祖籍空間分布特色〉，《閩臺文化研究》，第42期（2015），頁35-46。

48 韋煙灶，〈新竹市世居家族之祖籍空間分布特色〉，《閩臺文化研究》，第42期（2015），頁40。

49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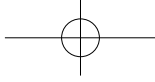


表8 日治時期新竹地區閩籍與客籍優勢區各府人口統計表

祖籍別	福建省			廣東省			其他	合計
	泉州府	漳州府	汀州府	嘉應州	潮州府	惠州府		
閩籍優勢區	516 (86)	2 (0)	0	29 (5)	5 (1)	43 (7)	5 (1)	600
粵籍優勢區	38 (3)	7 (1)	9 (1)	386 (30)	232 (18)	574 (45)	20 (2)	1,282

單位：百人（%）

上表「粵籍優勢區」的福建籍人口比例只佔5%，其中汀州府屬客語區，漳泉人只佔4%，如本文附圖及表7所示，表8的「粵籍優勢區」內竹北六家及新豐海岸地帶屬於閩南語區，把這個區內的閩南語人口扣除，差不多可以說，現在新竹縣境內的客語區絕大部分屬於「粵籍」。問題是：（1）海陸客的原鄉在惠州府，事實上惠州府籍人口在粵籍優勢區內的人口比例佔不到一半（45%），海陸客話的優勢從何而來？（2）四縣客源自嘉應州，饒平客源自潮州，其人口都有相當的比例，嘉應州30%，潮州府18%，合起來48%，但其方言勢力表現得相當弱勢。原因何在？（3）福建籍人口較少，閩南語在客語區的弱勢可以想見，但「粵籍」不等於「客籍」，潮州府以及惠州府的海豐、陸豐兩縣是閩南語優勢區，粵籍閩南人的閩南語那裏去了，為何不留痕跡？

### 1. 新竹地區海陸客優勢區的形成

先從表8的祖籍資料來看，來自惠州府的移民高達45%，雖然沒有過半，海陸客話算是人口競爭力最強的方言。

再就文獻考察，也發現海陸客語優勢的形成與墾首祖籍可能是關鍵性的決定因素。前來開墾新竹地區的粵籍人士，可明確斷定其祖籍為海豐或陸豐者，如雍正年間開墾今日竹北、新豐一帶的徐立鵬、徐裡壽、黃君泰、徐錦宗、羅朝章是陸豐人，郭青山為海豐人；乾隆年間開墾紅毛港（新豐）的姜朝鳳也是陸豐人；乾隆33年，陸豐人彭開耀<sup>50</sup>進墾新埔鎮，後因「番害」遷至九芎林（芎林），其子乾和、乾順進墾樹杞林（竹東）；乾隆40年大埔人劉承豪與陸豐人姜勝智共同開墾九芎林；嘉慶15年，彭開耀曾孫彭殿華組織「金惠成」墾號，大規模開墾竹東；道光7年，陸豐人彭乾和由竹東進墾北埔。根據吳學明的調查研究，<sup>51</sup>在金廣福開墾以

<sup>50</sup>根據韋煙灶教授的調查，彭家子孫目前多定居楊梅水尾（今桃園市楊梅區水美里），彭開耀派下的宗祠也在那裡（竹東也有同名之彭開耀派下）。

<sup>51</sup>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年），頁12-22。





前，竹塹地區的墾戶，有資料可稽者，共有62筆，其中除部分祖籍不明外，可明確得知其祖籍者計有48筆，分別為：泉州籍19筆、惠州籍11筆、潮州籍4筆、土著（平埔族）5筆，另有6筆僅標明粵籍，3筆僅標明閩籍。總計22筆閩籍墾戶，雖然出錢的不少，多半是不在地墾戶，惠州籍（海豐、陸豐）佔了絕對多數，幾乎是潮州籍的三倍，都是在地墾戶，而嘉應州沒有明顯的數字。從墾首的出身背景，當可窺見新竹客語區海陸客語優勢的形成，除了人口比例最高之外，和惠州籍墾首人數佔絕對多數的事實有直接關係。

由此可見，新竹惠州籍人口雖然不及半數，但是惠州籍人口比例最高，人口競爭力本來就佔優勢，加上墾首佔絕對多數，大大提高了海陸客方言的聲望，造成今日新竹地區海陸客語的優勢。

## 2. 新竹地區饒平方言島的形成

新竹地區雖然是海陸客語的優佔區，其中卻也散佈著幾個饒平方言島。這些方言島的形成也跟饒平客的祖籍人口比例和饒平籍墾首的引進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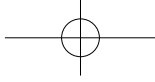
由從文獻上看來，出身饒平地區的粵籍人士，在清代也曾加入拓墾行列，如：乾隆17年，饒平人林欽堂、林先坤由鹿港遷居竹塹，進墾東興社圓寶莊（今竹北市東平里）；39年林欽堂向竹塹土目丁老吻申請墾批，聚集同鄉人四、五十丁口，承墾今日竹東頭重里、員山里一帶，結屋成村；尚有上下七份莊、麻園肚莊（在今竹東員山里），較下員山（在今竹東員山里）早兩三年由饒平人聚眾墾成；<sup>52</sup>嘉慶9年，饒平人劉子謙由九芎林之石壁潭，進墾大肚荒埔（橫山鄉大肚村），又進而開發橫山鄉豐田村。<sup>53</sup>

就前述吳學明對竹塹地區墾戶的統計來看，出身潮州籍的墾戶有4筆，就人數而言，雖遠不及海陸為多，竹北、芎林的饒平方言島即由此而來。但如表8所示，饒平客原鄉的潮州籍人口在粵籍人口中也佔了18%的比例，就其地理分佈而言，依據1926年的祖籍資料，潮州籍人口較集中的街庄有新埔30%、關西24%、六家33%、芎林39%……<sup>54</sup>。由表6看來，饒平客的分佈較零散，佔各街庄客家人口最多數的只有六家、芎林兩庄，和本調查的現狀一致。可見，饒平客因為人口弱勢，被海陸客所包圍，致使饒平話逐漸萎縮，今天饒平客語只分佈在以上饒平客人口最多數的某

<sup>52</sup> 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1976），頁28。

<sup>53</sup>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頁12-22。

<sup>54</sup> 潮州籍的客家人不一定說饒平話，揭西方言屬於海陸客語。根據韋煙灶教授的調查芎林上山村、下山村及文林村的鄭姓勢力頗大，均源出潮州府揭陽河婆墟（今揭西縣河婆鎮），這個地區是說近似海陸話的區域。若剔除掉來自這個原鄉區域的潮州府籍，則說饒平客話的比例會更低。



些庄，即竹北市東平里，鹿場里與中興里鄰近東平里一帶及芎林鄉文林村6至10鄰紙寮窩，成方言島形式苟延殘喘。

由此可見，饒平話因為人口弱勢、墾首也不如惠州人多，競爭力大大不如海陸話，成了方言競爭戰場上的敗軍。因而分佈領域縮小為小方言島，並且逐漸退入家庭。

### 3. 新竹地區的四縣客

四縣話的原鄉是嘉應州。根據我們的調查，四縣話在新竹地區是相當弱勢的方言，只有關西鎮東部和龍潭交界的幾個里，寶山鄉和頭份交界的幾個村，還有新竹市、竹北市零星散佈著一些四縣客，整體而言，四縣客的分佈區都在新竹縣客家區的邊緣地帶，這種情形和海陸客在苗栗縣都分佈在苗栗客家區的邊緣地帶，正好成了鮮明的對照。

但是根據1926年的資料，嘉應州籍的人口佔22%的比例，不能說比例不高，如表6所示嘉應州人在舊港（行政區範圍約為竹北市西半部及新竹市南寮地區）19%、紅毛港41%、關西61%都比海陸客人口多，但在這些地區除了關西東部與龍潭四縣話相連的里，四縣話稍有勢力，其餘鄉鎮的四縣話都只是殘存狀態，四縣話已經退入家庭及族人相聚的私領域。

為什麼四縣話在新竹地區顯得如此弱勢呢？除了人口佔22%的比例不如海陸客33%，我們以為也因為嘉應州人在新竹縣沒有強有力的墾首，使得四縣話缺少方言聲望，無法發揮其方言競爭力。<sup>55</sup>

### 4. 新竹客語區的閩南人

如表6所示，閩南語在客語區內不但人口比例少，並且分佈零散，從人口競爭力來看，閩南語在客語區內不佔一席之地是可以預料的事。竹東古名「樹杞林」（海陸話發音shū-kí-nâ）其實是借自閩南語「象棋林」（tshiūnn-kî-nâ）、芎林古名「九芎林」（kiú-kióng-nâ）也是借自閩南語，地名的發音標示著這個地區最初的開發者是閩南人，但是為什麼閩南人都不見了，閩南語也聽不到了呢？這一點需要新竹地區移民史的解釋。

新竹、苗栗是由金廣福「公司」開發的。所謂「金廣福」顧名思義是閩人與客家共同出資，不過最初的合夥方式即已註定閩籍移民在此地難以形成氣候的潛在原

55 韋煌灶根據客家分佈的地緣關係有這樣的意見，桃園與新竹地區嘉應州籍的移民主要來自鎮平與長樂兩縣，而長樂籍多來自安流（今梅州市五華縣安流鎮）以南區域，其口音已經具有從四縣話過渡到海陸話的色彩，南長樂的移民多與海陸客混居。這個現象可能影響桃竹地區海陸話優勢的原因之一。關於桃竹客家源流及其方言競爭是今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因。首先，組成金廣福的投資股夥，多半是與官府有往來的在城縉紳，或居於領導地位的墾戶。雖然閩粵皆有出資，但真正經營墾務及隘務者仍為以姜秀鑾為首的粵籍墾戶為多；直接向金廣福承墾土地從事開墾者也以粵籍居多；負責承抱此地隘防，並藉抱隘方式取得埔地開墾者，幾乎全為粵籍。至於閩籍自始即是以提供資金的方式參加，有許多是不在地的地主，如周邦正雖然名義上與姜秀鑾合作，但僅負責在城業務；在金廣福需費缺糧之際，攤派之金額閩籍往往抗納。種種原因，使得新竹內山開發之權全部落在粵籍之手，造成閩籍墾戶在本區的影響力降低，閩籍勢力逐漸撤出本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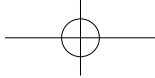
此外，此地的隘糧大租較其他地區為高，小租戶利潤相對減少，使得閩籍不在地墾戶紛紛將耕地出賣。<sup>56</sup>由這些事實再看吳學明所提供的金廣福開墾新竹的資料。雖然竹塹地區的墾戶泉州籍有19筆，比惠州籍的11筆多了8筆，但這些投資的墾戶都只是出錢不出人。這是福建閩南人在新竹縣客家區內所以不佔一席之地原因所在。

前文提到，「粵籍」不等於「客籍」，潮州府以及惠州府的海豐、陸豐兩縣是閩南語優勢區，閩客交界區上則是閩客語雙語區，但這些閩南人的語言那裏去了？關於這個問題，韋煙灶、林雅婷〈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閩、客移民分佈的地理意涵—以新屋及新豐的調查為例〉提供我們很好的啟示。<sup>57</sup>作者經過對新豐鄉住民的祖籍調查發現，在濱海純閩區和內陸純客區之間存在著一些所謂「半福佬客」，能夠操持海陸話與漳州話的閩客雙語者，他們之中部分是來自惠州海豐、陸豐兩縣的閩南人。「新豐區有一群來自粵東海、陸豐地區能說閩客雙語的半福佬客，以鄭姓、田姓及姜姓為代表，埔和村後湖子的鄭姓與後湖村頂鄭與下鄭的鄭姓宗族源出一脈，從其族譜的資料，其先祖來自福建，……來臺前定居於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本圍內，從訪談及頂鄭為閩南式地名來研判，概為閩底；鳳坑村姜姓宗族的遷徙路徑為漳州府龍溪縣（閩語區）→陸豐縣碣石衛（閩語區）→陸豐縣大安墟（閩、客語過渡區），從宗族遷徙路徑、訪談及地圖的綜合研判，故為「閩底」。」

2009年12月本文作者之一洪惟仁與韋煙灶同行到新豐鄉進行語言調查，發現後湖村鄭姓還說閩南語，上坑村全村都講的偏漳州腔閩南語（洪惟仁定為粵漳腔閩南語）。由此可見，粵籍惠州人和潮州人並非全部是客家人，有相當成分是操持閩南

<sup>56</sup>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6），頁27、144、164、173。

<sup>57</sup>韋煙灶、林雅婷，〈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閩、客移民分佈的地理意涵—以新屋及新豐的調查為例〉，「臺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北部場）」，臺中：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2008。



語的，這些人在閩粵分類械鬥中，被閩人排斥，所以有非閩人意識。因為粵人多為客家，福建閩南人根本分不清粵人中那些是閩南人，那些是客家人，說閩南語的粵人因此都誤會為客家人，這種誤會應該是歷史悠久的，最後連說閩南語的粵人自己也認同客家了。這些所謂的「半福佬客」之中，能夠說純粹的閩南語，並且相對認同閩南人的只有桃園市新屋區永興村和永安村的大牛欄（客語「大牛欄」）原籍陸豐縣橫隴鄉寮子前村（今陸河縣新田鎮寮前村）的葉姓人家，以及新竹縣新豐鄉上坑村原籍惠州府陸豐縣赤嶺的鄭姓人家。

由此可見，現在新竹縣說海陸客語的「客家人」中，的確有一部分人原來是說閩南語的，只是後來認同了客家，有些人至今仍然是閩客語的雙語者，有些人則已經變成了「客福佬」，不會說閩南語了。

## 陸、結論

本文利用地理語言學的方法，實地調查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並用GIS（地理資訊系統）軟體ArcView繪製成新竹地區的語言方言分佈圖，並對新竹地區的語言方言所以如此分佈提出歷史的解釋。

新竹地區是一個多民族的社區，本區內有三種漢族及漢語，兩種南島語，各有方言。漢語有閩南語、客語、華語，南島語有泰雅語、賽夏語。

各種語言的分佈呈現閩南語>客語>南島語的順序成層排列。和屏東、南投不同的是在客語和南島語之間沒有一條平埔族閩南語的層次。我們的解釋是因為平埔族最初可能會說閩南語，但最後都被客家人同化了，因此新竹縣沒有平埔族閩南語的層次。

泰雅語Ts'oli'方言分佈在Squliq方言周邊地帶，根據語言地理學的「方言周邊論」，可以推論Squliq是後來插入的新移民。

賽夏族的傳統分佈區在現今客家分佈的丘陵地帶，後來被Taokas平埔族和客家人驅趕到現在的高山地帶，成為高山族，其高山地帶的領域又被泰雅族所佔據，因而現在只侷限在五峰、南庄的狹小地域。

新竹濱海地區一開始就是閩南人開發的，並且墾首多半是同安人，現在的新竹市、竹北市、新豐鄉的濱海地區成為閩南語同安腔的分佈區就是這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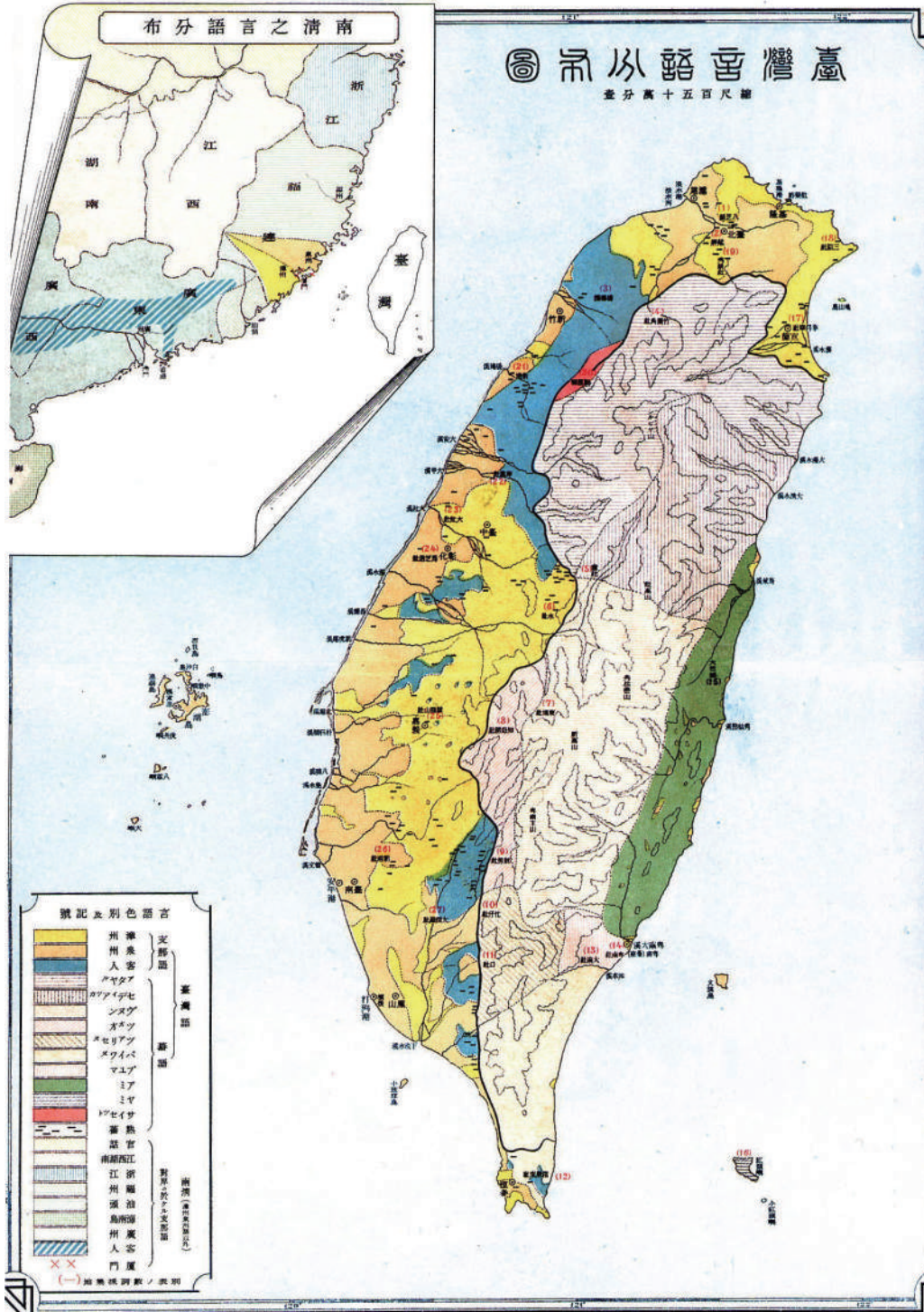
後來客家人引進閩南人的資金，和平埔族合作開發「內山」的丘陵地帶，因為墾首多半是海陸客，所以新竹地區變成了海陸客語優勢區。但新竹市東區和香山區，竹北和新豐等閩客交界地帶是閩南語、客語的雙語區。

墾首之中也有饒平客，因此新竹縣也有幾個饒平方言島。新竹地區也有一些四縣客，但是新竹地區的四縣話已經海陸化。無論是饒平話或四縣話，在新竹地區只在家庭及同鄉中使用，所有的客語區內的人不論母語為何，出門都以海陸客語為傳統的共通語。

新竹縣客語區內的閩南人很少，這是因為清代拓墾時期出資開墾的閩南人墾首多半是不在地的地主，因此閩南人很少，客語區內的粵人中其實有一部分是說閩南語的，但因為閩粵分類意識的影響，這些說閩南語的「粵人」現在大部分認同了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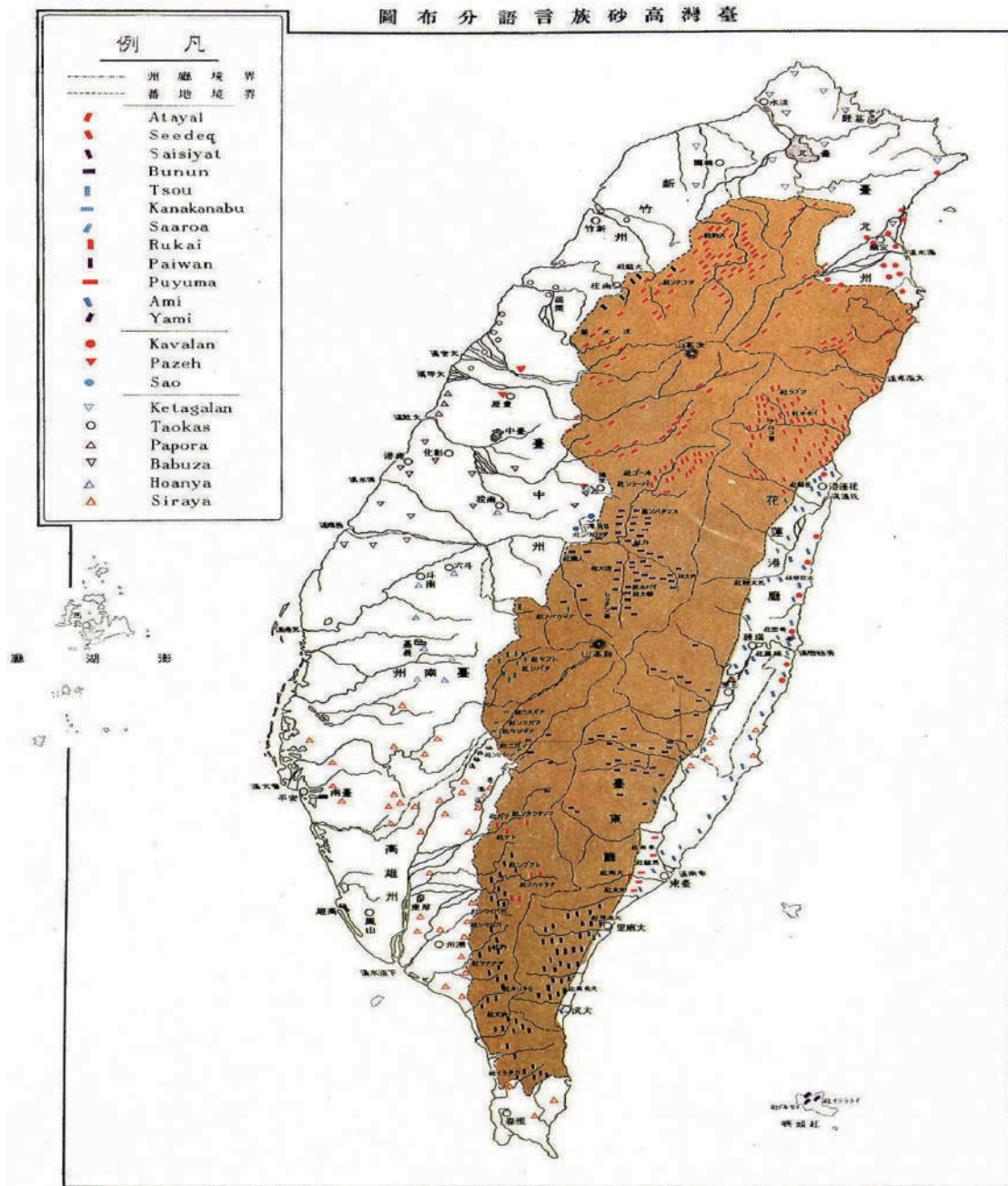
新竹市的眷區講華語，空軍管區也可能說四川話，但第二代以後都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隨著眷村的改建，眷區的集中化，眷宅的出售，眷區在新竹市逐漸消失應該是必然的趨勢。

【附圖 1】〈臺灣言語分布圖〉 58



58 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日臺大辭典》（臺灣總督府，1907年），附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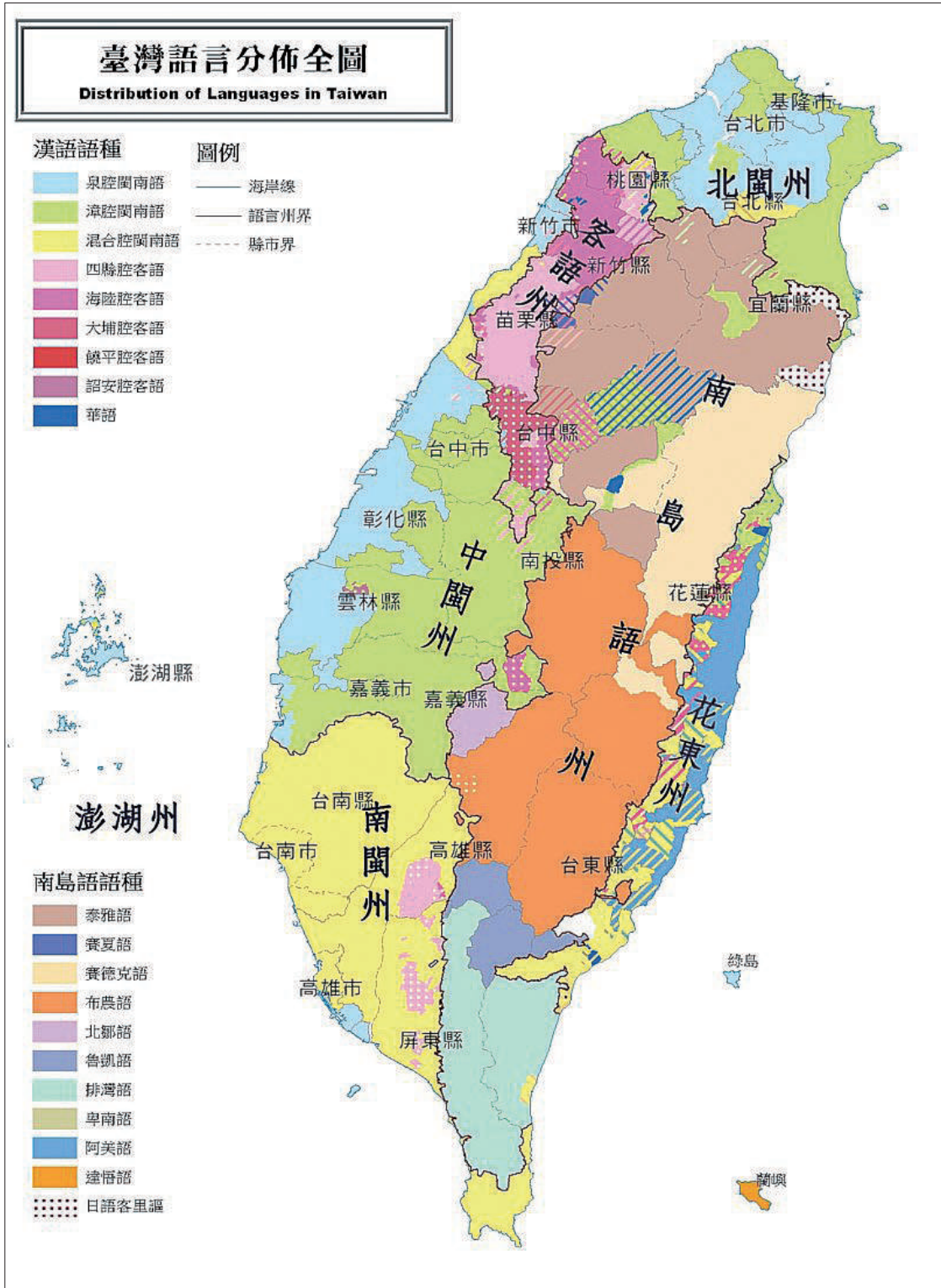
【附圖 2】〈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sup>59</sup>



<sup>59</sup>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刀江書院，1935年）。



【附圖 3】臺灣語言分布全圖





【附圖 4】〈新竹地區語言分佈全圖〉

